

梦稿本与程甲本“促狭”用字异文考

潘焕改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4日

摘要

《红楼梦》版本异文是文字学与版本学交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其中“促狭/促侠”这组异文尚未得到系统的文字学考证。本文以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的俗字定义与核心特征为判定标准，借鉴曾良先生《明清小说俗字研究》中刻工俗写分析与跨文体互证的研究方法，通过版本对勘、文字学考辨与同期文献互证，对梦稿本与程甲本的“促狭”用字异文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梦稿本11例“促狭”用字统一，程甲本则呈现“前80回4例‘促侠’与4例‘促狭’杂用、后40回全作‘促狭’”的分布特征。综合形音关系与文献用例来看，“狭”与“侠”声旁相同、形旁形近且清代读音一致，“促侠”并非通假字或个别笔误，是清代通行于北方官话区民间的形近音近型俗字。

关键词

红楼梦，梦稿本，程甲本，用字，异文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 Variants of “Cùxiá” between the Menggao Manuscript and the Chengjia Edition

Huangai P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August 4, 2026

Abstract

Variant characters across edit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erve as a vital entry point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etween Chinese philology and edition studies. Among them, the variant pair of cùxiá (written as cùxiá) and cùxiá (written as cùxiá) has not been subjected to systematic philological investigation. Taking the definition and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vulgar characters established by Zhang Yongquan in *Studies on Chinese Vulgar Characters* as the evaluative criterion, and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carvers' vulgar writing analysis and cross-genre mutual verification from Zeng Liang's *Studies on Vulgar Characters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 variants of cùxiá between the Menggao Manuscript and the Chengjia Edition via edition collation, philological analysis, and corroboration with contemporary docume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ll 11 occurrences of cùxiá in the Menggao Manuscript are uniformly written as cùxiá. By contrast, the Chengjia Edition shows a clear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first 80 chapters, 4 instances of cùxiá are written as cùxiá, coexisting with another 4 instances written as cùxiá; all instances in the remaining 40 chapters consistently adopt the form cùxiá.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graphic and phonetic relations, combined with documentary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cù and xiá share an identical phonetic component, bear similar semantic radicals, and were homophonou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cùxiá (cùxiá) is neither a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nor an isolated scribal error. Instead, it is a type of vulgar character formed by graphic and phonetic similarity, which was widely circulated in folk usage across the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reg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enggao Manuscript, Cheng-Jia Edition, Character Usage, Textual Varia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红楼梦》版本异文研究是红学与文字学的交叉领域。长期以来,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情节删改、人物形象塑造与语言风格的宏观对比,如冯其庸《论庚辰本》[1]对庚辰本版本价值的系统论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2]对各版本源流的梳理,均以版本系统的整体考察为核心,对单字层面的用字差异多仅作校记标注,其文字学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在俗字研究领域,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3]构建了汉语俗字考辨的理论框架,明确了俗字的定义、类型与核心特征;曾良先生《明清小说俗字研究》[4]则将俗字研究与白话小说文本结合,总结了刻工俗写、跨文体互证等研究路径,为明清文献的俗字考察提供了方法参照。但现有成果中,针对《红楼梦》专书俗字的系统研究仍相对薄弱,对“促狭/促侠”这组异文的专门文字学考证尚属空白。

“促狭”是清代北方官话中形容人刁钻狡黠的高频口语词,以梦稿本为代表的早期抄本用字统一,而程甲本却出现“促狭”与“促侠”杂用的现象。该写法在清代《再生缘》《三侠五义》等同期文献中亦有出现,说明其并非个别笔误,而是特定时期的民间俗字现象,具有相应的研究价值。

本文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梦稿本)[5],作为现存最完整的 120 回早期抄本,其用字严谨统一,能真实反映《红楼梦》早期抄本系统的用字规范;二是中国书店 2015 年影印的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程甲本)[6],作为《红楼梦》首个刊印本,其由民间刻工完成的用字面貌,是清代乾隆年间民间用字习惯的鲜活标本。二者分别代表了《红楼梦》流传的抄本时代与刊本时代,其异文对勘能展现文字从手抄到刊印的演变轨迹。

2. 梦稿本与程甲本“促狭”用字异文的全面梳理

《红楼梦》版本异文的研究,历来以情节删改、人物塑造与语言风格为核心,对单字层面的用字差

异大多仅作校记标注，缺乏系统的文字学考辨。“促狭”作为清代北方官话中形容人“刁钻狡黠、爱捉弄人”的高频口语词，在《红楼梦》中出现频次较高，且梦稿本与程甲本呈现出不同的用字面貌。其中梦稿本共检索出“促狭/促侠”13例，第70回“促侠”和第87回“促狭”在程甲本中不可见，程甲本中检索出12例，第21回“促狭”在梦稿本中不可见，本文暂不对此三例做分析，仅分析二者共有的11例。

2.1. 梦稿本“促狭”用字统计

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出版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为研究底本，逐回检索“促狭”一词，共得有效用例11例，其中前80回6例、后40回5例，分布于10个回目，所有用例均严格写作“促狭”，无任何俗写、讹写或异文现象，用字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现将11例用例的回目、原文上下文与语义分析列表呈现(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s of “cùxiá” (促狭) in Menggao version
表 1. 梦稿本“促狭”用例统计表

	回目	原文引文
第 25 回	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姐弟遇双仙	马道婆对贾母说：“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
第 40 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钗央三宣牙牌令	琥珀在后槌着贾母笑到：“这定是风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
第 42 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宝钗笑道：“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
第 59 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骂促狭小蹄子糟蹋了花儿……”
第 62 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香菱红了脸笑说：“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
第 76 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黛玉听了，也不禁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才说惜字，亏你想得出。”
第 81 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往水里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多吓了一跳，道：“这是谁这么促狭？唬了我们一跳！”
第 84 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结怨	凤姐急得火星直爆，骂道：“真真那一世的对头冤家！你何苦来还使促狭！从前你妈要害我，如今又来害姐儿，我和你几辈子的仇呢！”
第 94 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探春嗔著李纨道：“大嫂子，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那个人既偷了去，还肯藏在身上？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到了外头不知道的是废物，偷他做什么？我想来必是有人使促狭。”众人听说，又见环儿不在这，昨儿是他满屋里乱跑，都疑他身上，只是不肯说出来。探春又道：“使促狭的只有环儿。你们叫个人去，悄悄的叫了他来，背地里哄著他，叫他拿出来，然后吓著他，叫他别声张就完了。” 王夫人因说道：“……你去想想，打老太太那边丫头起，至你们平儿。谁的手不稳？谁的心促狭？我要回了老太太，认真的查出来才好。”

“促狭”一词本义指空间狭窄，后引申有形容人气量小、言语行为刁钻的意思。从语义分布来看，梦稿本中11例“促狭”均用于形容人的性格、言语或行为刁钻狡黠、爱捉弄人，无一处使用“空间狭窄”的本义，这与清代口语中“促狭”的主流用法基本一致。从分布特征来看，后40回的5例集中出现在第81、84、94四回，其中第94回出现3次。

2.2. 程甲本“促狭”“促侠”用字分布

本文以中国书店 2015 年影印的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程甲本)为对照本，逐回检索“促狭”与“促侠”二词，共得有效用例 11 例，与梦稿本分布回目完全重合，但用字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 4 例写作“促侠”，7 例写作“促狭”。

程甲本中的 4 例“促侠”全部集中在前 80 回，且恰好对应梦稿本前 80 回的第 25、40、59、62 回，上下文内容基本一致，“狭”与“侠”之差尤为明显。现将四例异文逐回对照如下(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between Menggao version and Chengjia version
表 2. 梦稿本、程甲本异文对照表

回目	版本	原文引文
第 25 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姐弟遇双仙	梦稿本	只一生长下来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
	程甲本	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侠鬼跟着他
第 40 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钗史三宣牙牌令	梦稿本	这定是风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
	程甲本	这定是风丫头促侠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
第 59 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梦稿本	又骂促狭小蹄子糟蹋了花儿
	程甲本	又骂促侠小蹄子糟蹋了花儿
第 62 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柘榴裙	梦稿本	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
	程甲本	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侠鬼使的黑心

从上述对照可以看出，四例异文均无任何语义改动的痕迹，上下文语境基本一致，不存在因语义调整而更换用字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例“促侠”在文本中均用于人物对话，是口语色彩最浓厚的部分，这与俗字多流行于口语语境的特点较为契合。

程甲本中其余 7 例“促狭”的分布与梦稿本用字完全一致。这一“前 80 回杂用、后 40 回统一”的奇特分布，与曾良老师在《明清小说俗字研究》中提出的明清小说刊刻多采用分工负责制，不同刻工团队的用字习惯存在明显差异的观点高度吻合。程甲本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个活字刊本，工程量浩大，必然由多个刻工团队分工完成。前 80 回负责第 25、40、59、62 回刻写的工匠，习惯使用当时通行的俗字，故而将“促狭”写作“促侠”；而负责其他回目刻写的工匠用字更为规范，又或程高二人在整理后期对后 40 回用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因此未出现俗写现象。

3. “促侠”俗字的文字学考辨

版本对勘已初步说明，“促狭/促侠”异文并非语义调整所致，而是程甲本刊刻过程中产生的文字现象。本章将结合张涌泉老师在《汉语俗字研究》中关于俗字类型与核心特征的论述来分析“促狭/促侠”异文的成因。

3.1. “狭”与“侠”的形音关系考

“狭”与“侠”二字在字形和字音上的高度重合，是“促侠”俗字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

从字形结构来看，二字均为左形右声的形声字，声旁完全相同，皆为“夹”；形旁仅“犛”与“亻”之别。在清代楷书手写体和刻本字体中，“犛”旁与“亻”旁的写法极为相近：“犛”旁的撇画常被简化为短竖，捺画收笔短促，与“亻”旁的撇、竖二画几乎难以区分。这种字形上的形近性，为二字的替代提

供了视觉基础。清代抄本和刊本中存在大量同类混写案例,如“狗”与“佺”、“猫”与“描”、“狠”与“很”、“狐”与“孤”等,均是因声旁相同、形旁形近而产生的俗写,与“狭/侠”的讹变路径一致。

从语音系统来看,二字在清代官话中读音相近,具备音近替代的核心语音条件。中古时期,《广韵》《集韵》中二者分属不同韵部:“狭”注为侯夹切(《广韵》)/辖夹切(《集韵》),属匣母、洽韵、二等入声;“侠”注为胡颊切(《广韵》)/檄颊切(《集韵》),属匣母、帖韵、四等入声,韵母存在明显差异。发展至清代,北方官话中咸摄二等与四等入声韵逐渐合并;至乾隆年间的北京音系统,匣母全浊入声字规律派入阳平,“狭”与“侠”最终合流,读音均为 xiá。清代官方韵书《音韵阐微》[7](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年)虽仍将二字分置于十七洽韵与十六叶韵,但二者的“今用”反切分别为“檄插切”与“檄牒切”,反切上字相同,下字在清代实际语音中已无区别,印证了二者在当时共同语中的语音同一性。加之二字声旁完全相同、形旁(犛/亻)笔画高度相近,这种音同形近的双重条件,使得刻工在传抄刊刻中出现的字形讹误不会影响读者对语义的理解,从而为这组俗字讹混的广泛流传扫清了障碍。

3.2. “促侠”的文字学属性判定

张涌泉先生在《汉语俗字研究》中系统总结了汉语俗字的核心特征,为异文考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促侠”作“促侠”这一异文现象,并非孤例,而是明清时期民间用字习惯的典型产物,其生成与流传清晰地体现了俗字的任意性、时代性与方域性三大本质特征。

首先,形旁的形近换用是俗字任意性最直观的体现。俗字的任意性并非毫无章法的乱写,而是书写者在传抄刊刻中为求简便,对音近、形近构件进行的自由替换。“促侠”与正字“促狭”声旁完全相同,核心区别仅在形旁:“狭”从“犛”,“侠”从“亻”,二者笔画高度相近,仅最后一笔撇捺有别。加之“侠”字笔画更简、在民间日常使用中更为常见,文化水平不高的刊刻工人便下意识地用自己熟悉的字形替代了本字。这种基于书写便利和用字习惯的随意换用,使得“促狭”与“促侠”在同一部作品中往往正俗杂出,成为俗字任意性的鲜活表现。

其次,清晰的兴衰脉络印证了俗字鲜明的时代性。俗字是特定历史时期语言生态的反映,其产生、盛行与消亡都与时代语境紧密相关,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促侠”的最早用例出现于明代后期的翻刻本,其大规模使用则集中在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这一时期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民间刊刻业空前繁荣的阶段,为俗字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而至晚清,随着近代汉语规范化运动的逐步推进,“促狭”被确立为标准写法,“促侠”的使用频率便急剧下降,直至退出书面语系统。这一完整的时间线,可印证“促侠”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阶段性的用字现象。

最后,文献分布的差异凸显了俗字的方域性。俗字的流传往往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与方言区的用字习惯深度绑定。本文所考察的《红楼梦》《再生缘》《三侠五义》等出现“促侠”用例的文献,多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创作的作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时期的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促侠”的可靠用例。这一分布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促侠”并非全国通行的写法,而是主要通行于北方官话区,是当地民间口语书面化过程中的特有产物。

综合上述形音分析与特征考察可初步判定:“促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通假字,也非单纯的偶然讹误,更接近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通行于北方官话区民间的形近音近型俗字,是汉字在民间使用过程中,受字形相近、读音重合及刻工书写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异体写法。

4. 清代同期文献中“促狭/促侠”用字的互证研究

通过版本对勘与文字学考辨,已初步推断“促侠”是因“狭”与“侠”形近音同产生的俗字,而非程甲本刻工的偶然笔误。但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用字现象的本质,必须将研究视野从《红楼梦》单一文本拓

展至同时代的文献整体。

本文选取与《红楼梦》成书及刊刻时间相近的两部代表性文献——通俗文学类《再生缘》《侠义传》，通过穷尽性检索与对比分析，系统考察“促侠”俗字在清代的使用范围、分布规律，为其俗字属性提供跨文体的坚实佐证。

通俗文学是俗字传播的主要载体，由于其受众为普通民众，且多由民间书坊刊刻，刻工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用字往往更贴近民间口语实际，俗字、异体字的使用频率普遍高于官方文献。《红楼梦》作为通俗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用字习惯必然与同期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存在共通之处。

4.1. 《再生缘》中的“促狭/促侠”用字

《再生缘》是清代女作家陈端生创作的长篇弹词，道光二年(1822)刊刻的宝宁堂版本[8]是流传较广的版本。该书以北方官话为基础，语言生动鲜活，口语色彩浓厚，与《红楼梦》的语言风格高度相似。本文以宝宁堂版本为底本进行逐字检索，共发现“促侠”用例 1 例，无“促狭”用例。用于形容人刁钻狡黠，语义与《红楼梦》一致。现将“促侠”用例及分布情况整理如下(见表 3)：

Table 3. Statistics of “cùxiá” (促侠) in Zai Sheng Yuan

表 3. 《再生缘》“促侠”用例统计表

回目	原文引文
卷十九	千金听说含羞甚，两颊通红透耳根，心暗想，促侠人，还要调笑献殷勤

4.2. 《侠义传》中的相关用字分析

《侠义传》(后经俞樾改编为《三侠五义》)是清代嘉庆年间石玉昆创作的侠义公案小说，其底本为石玉昆的说唱本，约成书于嘉庆末年，光绪五年(1879)首次刊刻。虽然刊刻时间稍晚，但其成书时间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创作时间基本重合，且保留了大量清代中期的口语词汇。本文以清光绪九年京都二酉堂刻本[9]为底本参照进行检索，发现“促侠”2 例，书中无“促狭”用例，具体分布情况及语境见下表(见表 4)：

Table 4. Statistics of “cùxiá” (促侠) in Xia Yi Zhuan

表 4. 《侠义传》“促侠”用例统计表

回目	原文引文
卷九第四十三回	然而千不怨，万不怨，怨只怨这个行事的人，真是促侠狠毒，又装甚么像声儿
卷十六第七十八回	二人出了板墙院，来至角门，白玉堂暗使促侠假作逊让，托着北侠的肘后口……

据此可知，“促狭”写作“促侠”并非《红楼梦》中的孤立现象，在清代其他通俗文学作品我也有出现，可与程甲本中的用例形成呼应。《侠义传》与《再生缘》中三处对应“促狭”语义的语境均采用“促侠”写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俗写形式在当时的流传范围，说明这一用字差异并非单纯由个别刻工的失误导致。

5. 结语

本文以《红楼梦》梦稿本与程甲本“促狭/促侠”这组单字异文为研究对象，依托张涌泉、曾良二位学者的俗字研究理论，通过版本对勘、文字学考辨与跨文体互证，对该异文的成因与性质进行了系统考察。

研究表明,梦稿本 11 例“促狭”用字统一,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红楼梦》早期抄本系统的用字规范;程甲本呈现的“前 80 回杂用、后 40 回统一”的分布特征,与“狭”“侠”形近音同的文字基础直接相关,同时也受到清代刊刻分工模式的重要影响。跨文体文献互证进一步显示,“促侠”并非偶然笔误,是清代通行于北方官话区的形近音近型俗字。

相较于以往《红楼梦》版本研究多侧重宏观文本对比的路径,本文尝试从单字俗字考辨的角度切入,为《红楼梦》异文研究提供了文字学层面的补充。本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扩大文献考察范围,结合方言资料追溯“促狭”的用字演变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深化《红楼梦》俗字异文的整体研究。

参考文献

- [1] 冯其庸. 论庚辰本[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 [2] 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 [3]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4] 曾良. 明清小说俗字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5] (清)曹雪芹.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6] (清)曹雪芹. (清)高鹗, 程伟元, 整理. 红楼梦 乾隆间程甲本[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5.
- [7] 李光地. 音韵阐微[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 [8] 陈端生. 再生缘全传[M]. 清道光二年宝宁堂刻本.
- [9] 石玉昆. 侠义传[M]. 清光绪九年京都二酉堂刻本.